

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 / 4822

禮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辭命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國語下同。傳

北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昭公奔齊王復之蔡叔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王出適與二十五年

晉侯殺太叔納之王晉侯執王享禮命之

有請之田太叔即本昭公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韋氏曰好洛邑王勞之以

地辭辭不請隨焉禮謂地通路曰隨王弗許曰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現

之有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以備百姓

御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

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辭命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

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

攢茅之田太叔即甘昭公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韋氏曰郟洛邑王勞之以

地辭辭不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

有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以備百姓

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

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不度不億度而至之患

男其餘甸服之外使各有寧宇寧安也宇居也以順及天

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內官不

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足以供給神祇

而已豈敢馱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馱足也耳目聲色心

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十采色以臨長

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

有言帝王皆然。按此蓋謂禮有尊卑今天降禍隆殺不得不然非王有心於自異也

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

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太物

以賞私德班分也大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

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憎惡也。愚按且憎言口是而心非之也先民

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

禮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

顯庸也光廣裕寬也更姓易姓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創制度自

顯用於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余一

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流放若由是姬姓

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太物其未可改

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

也

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其若先王

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

焉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愚按

此篇要領在班先王之章大物以賞私德一語後云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蓋覆說此意也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蓋寢寢乎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辭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真可為告諭諸侯之法

襄王止晉殺衛侯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奔楚元咺奉叔武以守晉

人復衛侯衛侯入殺叔武元咺出奔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按叔武衛侯弟元咺衛大夫叔武守國本無自立之意元咺亦忠於國衛侯不察乃殺叔武故咺訟之于晉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

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

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

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

獄訟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

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

其安庸刑庸用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

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

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宣三年左傳下同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莊王也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杜

曰雒水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焉示欲僭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

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皆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

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

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郊廓郊廓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成二年晉師敗齊師于鞏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

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杜氏曰式用也淫泆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

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

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淫慝謂誡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

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又奸先王之禮

謂獻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

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寧

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

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

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昭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丘曰甘人甘大夫晉

梁丙張趯皆大夫率陰戎伐潁潁周邑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

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長中稷功受及武王克

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林定鄧吾南土也肅慎

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邇近文武成康之

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

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

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禱杭于四裔以禦魑魅言禱

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茲居于瓜州允姓

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故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偁我諸姬入

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

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

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

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

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

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

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

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

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

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緜反頴俘王亦使

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傳春王正月

二師圍郊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三十二年云

云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杜氏曰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

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

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

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二年勤戍五

年謂二十八年晉藉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

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伯父若肆大



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

也猶解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

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

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今我欲徼福假靈

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

遠屏晉之力也螽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

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

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

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

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

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按周

於晉者切矣而范鞅乃曰雖有後事晉勿與知豈誠於圖王室者哉此伯業之所以衰也

右周天子告諭諸侯之辭凡六事

辭命二

楚屈完對齊侯左氏傳下同。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

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

也杜氏曰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不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境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成王對曰貢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

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為又罪。按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土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憚乎哉吁此

其所以為霸者之師也禹之征苗湯之伐桀皆明徵其辭蓋有諸已而后一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后可非諸人齊桓之霸所謂以力服人而非心服者也

內嬖如嬖同產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滅譚滅遂遷陽降鄆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

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再然受責者哉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八國之師雲集而為敵人指數其惡

豈不為諸侯羞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詞以退

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

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

不勞師而有功仲蓋計之熟矣師進次于陘

楚不故復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如陘之師師退次于召陵

完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

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

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言境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

完及諸侯盟。按屈完之對，纔數語耳，皆足以折服齊侯之心，蓋善於辭令者也。

晉陰飴甥對秦伯。十五年秦伯伐晉，秦獲

伯乃與晉平。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杜氏曰：陰飴甥，即呂

秦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

悼喪其親，痛其親爲秦伯殺。不憚征繕以立圍也。」圍，惠公子

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

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

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

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

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

魯展喜犒齊師。二十六年夏。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

李孫

杜氏曰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  
 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  
 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  
 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  
 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  
 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  
 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鄭燭之武說去奈伯三十年九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氏曰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  
 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  
 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  
 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  
 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繼而出繼  
 城而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

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

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

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謂惠

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

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肆申也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鄭子家告趙宣子文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杜氏曰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

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

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

年魯文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

以行行朝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

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

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十二年六月歸

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以請陳侯于楚而

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

事歲勅也勅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八月寡君又

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襄公而再見於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

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

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

者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蔭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不德則其鹿也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蔭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

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

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

國之間而從於疆令豈其罪也令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為質焉

趙穿卿也公婿池晉侯女婿○按鄭小國也子家辭直而晉遠畏之以其婿為質若事大國焉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晉解揚對楚子宣十五年春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乃止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  
 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  
 利以衛社稷民之士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  
 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實廢隊也又可賂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有信臣下臣獲考考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齊國佐對晉人

成二年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

師如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

杜氏曰丘輿皆齊邑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罄與地

媚人國佐也甌玉醜皆滅紀所得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

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使隴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

命何言違王命且示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

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類若以不孝令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

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

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境也詩曰布政優

優百祿是道詩頌殷王勿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棄

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不然不見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燼火背城借一欲於城下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

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



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智瑩對楚子成三年春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智瑩杜氏曰邲之戰楚獲智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智故瑩父

楚人許之王送智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

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塗鼓為釁鼓血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

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

已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

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於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

也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

成二年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八年春

晉侯使韓穿來云云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

之杜氏曰餞私與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

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

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鞏今有二命

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

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

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

妃耦而况霸主將德是以以用而二三之其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

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

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卻至荅楚子反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縣焉杜氏曰縣鐘鼓也卻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

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曰云莫矣寡君湏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

禮重之以備樂也賜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

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

樂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

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

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

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

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

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于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

難而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

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已腹

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

已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

夫能合德公侯外為干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

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爪牙今吾子

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

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晉侯使呂相絕秦十三年夏四月

晉侯使呂相絕秦杜氏曰呂相魏錡蓋口宣已命曰昔逮我獻

公及穆公秦穆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

以昏姻穆公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辟驪姬也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

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功文公躬擐甲胃跋履

山川草行為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

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

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

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

伯謙言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

意致此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

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卽世穆為不

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迭我殺地奸絕

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散離

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

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

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闞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

文元年楚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逞快也

穆襄卽

世康靈卽位

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六年

康公我之自出

晉外甥又

欲闕翦我公室傾覆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

我邊疆

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也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在文

七年康猶不俊入我河曲

俊改也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涑水名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在文十二年

東道

之不通則是康公之必紀我好也

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

及

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

我君

京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望秦撫恤晉

君亦不惠稱盟

不肯稱盟望而共盟

利吾有狄難

滅路氏時

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

夷傷也

虔劉

我邊垂

虔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聚衆也在宣十五年

君

亦悔禍之延

延長也

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

晉獻秦穆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

伯車秦桓公子

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

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

是以有令狐之會

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君又

不祥

祥善也

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

及與也

君之仇

讐而我昏姻也

季隗齊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

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

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

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

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

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

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

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

也微要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

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也俾使秦桓公

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

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以多誣秦故傳據此二事以正秦罪

魯使聲伯請季孫于晉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晉侯以叔

孫僑如之謀不見公又執季文子

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杜氏曰鄆魯西邑使

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雙言曰苟去仲孫蔑孟獻而

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暱情○按此謂通於穆姜而欲去季孟也

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

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

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

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亡而為讐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

讐晉卻犢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

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

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

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二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鄭告晉受盟于楚襄八年夏鄭子國子耳侵蔡楚子囊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嶠子展欲待晉杜氏曰待晉來救子孔子嶠子游子子展子

罕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

人壽促而河清遲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

言既卜且謀多則競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事也

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

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

帛待於二境二境晉楚界上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

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

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

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

邑而反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

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楚

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

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

名子展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

人欲為政是非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

無適受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

也其咎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名乃及楚平

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

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

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

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

郭外曰郊馮陵我城郭馮道也敝邑之眾夫婦男女

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

夫人猶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

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

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計命亦不使一个行李

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鄭公子駢與晉盟襄九年十一月巳亥

同盟于戲鄭服也杜氏曰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

駢駢子公子發駢子公子嘉孔公孫輒耳子公孫董子公

孫舍之展子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

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

罰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使

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

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

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

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

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襄十四年春

吳告敗于晉杜氏曰前年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范宣子親數諸朝

謀為吳代楚

行之所在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瓜州地在今寧夏乃祖吾離被苦蓋

別名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也蒙冒我先君惠公

有不腆之田腆厚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並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也職主詰朝之事爾無與正而復得與會事與將執

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無不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

公蠲其大德蠲明謂我詰朝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

裔堯時方伯姜姓也毋是前芻蕘芻削賜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豈唯我除翦其荆棘驅其狐

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佞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內不

焉在僖三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晉禦其上戎

亢其下亢猶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與晉踣之踣僵戎何以不

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

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豈敢離邊今

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

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曹閔賦青蠅而

李孫

退青蠅詩小雅取其體宣子辭焉謝使即事於會

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二十二年夏

晉人徵朝于鄭杜氏曰召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

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取斥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

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

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

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

子驕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節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

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年謂我敝邑邇在晉

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

會歲終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澳

梁之明年澳梁在十六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與執燔焉助祭

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

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

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

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

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見剝削不堪而翦為仇讐翦削也謂

命則成仇讐事實重圖之以免大國之討傳言子產有辭所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杜氏曰寓寄也曰子為晉

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期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

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詬侯貳也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賴特用之諸侯貳則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

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

德湏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

令德也夫詩小雅言一君子樂美其道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恕

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

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

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焚斃也宣子說乃

輕幣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鄭人怨之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遂入之

鄭子產獻捷于晉杜氏曰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

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

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

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

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隆示敬而已故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五年蔡出桓事在魯桓五年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

而代之鄭莊公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

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

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今陳忘周

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

首告晉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

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

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陳

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

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

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

王卿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

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

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

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

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

服之而已故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是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

行猶不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

能及遠之發榮辱之主按春秋辭命子產為最故論語

稱之曰為命裨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然則辭命之所以善者蓋非一人之功也

子產對晉讓壞垣三十一年魯襄公薨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

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

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杜氏曰充滿無若

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館舍也高其閭闔閭門也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

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

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聞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

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

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

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文公晉重耳宮室

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

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巧人以時填館宮

室巧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

宮巡宮也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中車脂轄

中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

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

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

也寧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

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門庭之內迫近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

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雖所止之宜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

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

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

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

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

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

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子羽辭公子圍昭元年春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杜氏

曰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

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福小不足以容從



者請墮聽命欲於城外除地令尹命太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

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

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為寡君老

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

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也

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

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詔六年

鄭人鑄刑書杜氏曰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

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

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

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

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刑罰以威

其淫也淫放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也聳懼

教之以務時所使之以和說以臨之以敬使民泣之以

疆施之於斷之以剛義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上公侯也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

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

弗可為矣為治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立謗

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

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

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喻小事亂

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平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

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

惠以見箴戒為惠。按此私

吳蹶由對楚子昭五年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氏

在四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楚人執之將以釁

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  
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  
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  
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吾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  
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  
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

之兆其報在邲

城濮戰楚卜吉其効乃在邲

今此行也其庸有

報志

言吳有報楚意

乃弗殺

鄭子產爭承

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

子班貢輕重以列

杜氏曰列位也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公侯

地廣故所貢者多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

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

靖息也

行理之命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藝法制小

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

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

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

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

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

所侵陵不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成爲國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年十六在鄭商杜氏曰玉環同工共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朴自共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

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

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

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

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

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

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

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

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有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

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

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

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

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曰

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

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

勻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

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

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

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

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

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

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

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儻然授兵登陴儻然勁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

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

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

邑不利也荐重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

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

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境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傳言子產有備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十九年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杜氏曰子游駟偃弱幼少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憎子瑕且

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眾故中

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以幣如

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

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

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天死曰札小瘥曰瘥短折曰天

未名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

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

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

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

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  
三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  
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  
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子太叔對范獻子

二十四年是時王室亂尹氏立王子朝

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  
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  
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  
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  
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

之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耻詩小雅罍大器餅小

受罄盡則罍為無餘故耻之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

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王子朝告諸侯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氏曰尹氏周世卿也書

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

楚按子朝乃一周之庶子不當立其告諸侯皆飾辭也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

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

武之功杜氏曰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

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

愆惡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言民不堪君故流王

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宣王有

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至于幽

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郕攜王幽

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曰王

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

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則是兄弟

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為平王東遷郊郕

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

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

孫頹惠王庶叔

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

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則有

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以綏

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曰周其有甗王亦

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王室其

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王位謂子朝

王猛受亂災謂楚至于靈王生而有甗靈王定王

也今子朝以為晉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

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

狄劉蚩也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唯余心所命



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也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

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棄刑法

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

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極也肆放也茲不穀震盪

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也若

我一二兄弟甥舅將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

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

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

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

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

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

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按此篇當削以其所陳多先

王事姑存之

鄭游吉對士景伯三十年六月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

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杜氏曰在

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

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

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

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言不敢忘

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

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

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

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

底致也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少年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

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

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衛祝佗爭先蔡定四年春三月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杜氏曰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

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難得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公曰善乃使子魚

及臯鼬將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軟衛侯使祝佗私於

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也尹正於周為睦睦盛德見親厚也分魯公以

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

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氏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

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

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

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近散在

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

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

以大路少帛績苳旃旌少帛雜帛也績苳大赤取苳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

為大呂鍾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

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

有闔衛所受朝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宿邑蓋近京畿為湯沐邑王東巡聘季授土聘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

守以助祭泰山陶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

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

索法也分唐叔唐叔晉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

甲姑洗名鍾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

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

太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太原近

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

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其毒也周公攝政管

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開道紂子祿

討二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

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爲周見之王而

命之以蔡命爲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胡蔡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

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

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曹文之昭

也文王子與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爲伯甸非尚年

也以伯爵居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

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

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蔡甲午莊侯鄭

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不公也齊序鄭下

藏略道而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也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義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  
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申包胥乞師于秦四年吳入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杜氏曰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

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

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

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

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逐亡君之士也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

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

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

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

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三章頓首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十年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氏曰夾

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

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

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

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

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

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

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

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

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

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

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

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

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

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魯子貢對吳請尋盟哀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杜氏曰尋鄆盟公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

制其玉帛以奉之奉贊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

之要禍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

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

也尋重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

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

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擊國狗之瘳無不

噬也瘳狂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

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

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

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實也此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

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

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

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詒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

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

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

黨而崇讐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

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

以霸乎大宰詒說乃舍衛侯

子服景伯對吳使者哀十三年公會單平

黃池秋七月辛丑盟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

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杜氏曰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

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

帛不同故敝邑之職具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

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

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

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

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

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

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

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謂大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

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

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

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

詔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

乃歸景伯

陳芋尹蓋對吳子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及良而卒杜氏曰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于棺造于朝

命介將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

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

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

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備猶副也弔君

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

絕世猶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

言棄世一日便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

不敢留君命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

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

行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

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

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

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

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

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按左氏辭命有

其辭甚約而足以服諸侯者如諸侯之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然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

之何皆無辭以見真可謂善與賓客言者矣以其僅數語故不錄他放此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曰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韋氏曰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

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一人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眩備也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

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按句踐種之謀為卑辭以驕吳，吳果墮其計中，此亦可為世戒，故附焉。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

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

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

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

射父，言以賢為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

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

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

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

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

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之可

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

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弭皮。虎豹皮，也

所以為茵。韃，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虞，度也。

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

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

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弄之物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

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

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否則寶

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金

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

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謹誦謂若白馬玉以相楚雖蠻

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右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凡三十七事

東萊呂舍

人司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

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讓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

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比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